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七

起乾元二年盡上元元年凡二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

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

考異曰河洛春秋作周萬至鄆志作周至舊傳作周贊今從實錄

李光

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我不

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

嘉山之敗事見二百

十八卷至德元載

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

則無辭以用其眾也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戊寅上祀九宮貴

神用王璵之言也 乙酉耕籍田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

爲流矢所中數日創欲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知與賊戰而  
病不能起因發憤大叫創復裂流血數升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

禮代將其眾初嗣業表段秀實爲懷州長史知留後事

李嗣業以  
鎮西北庭

兵屯懷州會師攻鄴  
以段秀實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

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月壬子月食旣先是百

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

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

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

而無如之何 王憂天下之亂問士於國子博士蘇源明源明薦

前進士元結召見問救時之道結上時議曰往年逆賊東窮海南  
踰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當時之禍可謂劇矣天子獨以匹馬  
至靈武合弱旅鋤強寇曾不踰時摧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何其  
易邪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尙多盜賊數犯州縣百  
姓轉徙踵繫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逯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  
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極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  
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將士不散  
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此無他前日天子痛陵廟傷汙悵  
上皇南幸悼宗戚見屠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  
不疑渴問忠直過弗諱改此所以弱能制彊危能取安之由也今  
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

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

廢芻良馬宮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牒日月充備朝廷歌盛德

頌大業者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諸臣願官怡愉天顏文

武大臣至于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強不能制弱安不能定危

也穎音混若陛下處今日之地能如靈武之時何寇盜之足虞哉上

覽疏大悅曰卿能破朕憂懼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附

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從兄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會

天下亂浮沈人間至是而出苦元子十篇皆避亂入倚軒洞稱獨

軒子後徙家瀋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漫為官乎呼為漫郎

客樊上漁者相與更為著叟又曰公之漫為著乎公漫久矣故稱

叟也○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堙三重壘潭  
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榱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  
思明食盡采斗直錢七萬一鼠直錢四千淘牆藪及馬矢以食馬

先以麥熟糴土築塙今關急乏  
製故淘穀以飼馬。其音亦

人皆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旣無

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  
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  
擊鼓三百而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  
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  
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餓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  
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  
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  
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  
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  
遙水逕安陽縣而東流謂之安陽河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

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兗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兗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畱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乃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

考異

日邪志曰史思明自稱燕王牙前兵馬使吳思禮曰思明果反蓋蕃將也安有盡節于國家因目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使忍色變陰恨之三月六日思明輕兵抵相州郭公率諸軍禦之戰于萬金驛賊分馬軍竝溢而西郭公使僕固懷恩以蕃渾馬軍邀擊破之還遇吳思禮于陳射殺之呼曰吳思禮使汝其夕收軍郭公子儀至疑懷恩為變遂脫身先去諸軍相繼潰于城下今從實錄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

水經注穀水出宏農福池縣南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又

東遷千秋亭南又東還缺門山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捐東京退

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係蒲陝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荐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

子儀從之使都遊弈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

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

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

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野戍即野水渡置戍守之因謂之野戍

河清縣本屬河南尹本大基縣武德二年置八年省咸亨四年復分河南洛陽新安

王屋濟源河陽置大基先天元年更名河清荔非元禮至而軍焉

諸將各上表謝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為濟王府長

史削銀青階濟王璽上弟也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眾還

屯鄴城南沙河縣隋分龍岡縣置唐屬邢州在縣城西北二百餘里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

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

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任公整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寤蹙不知所爲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偏示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唁慶緒謂生而不稱臣且曰願爲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慶緒前緣山爲太上皇遽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靡頂至踵無以

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爲人子殺父奪其位  
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嬖乎卽命左右牽出并  
其四弟及高尙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  
官思明勅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  
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畱鎮之思明欲  
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畱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甲申  
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  
殿宋敏求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殿門內有紫宸殿卽內殿之正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  
辭還行營 辛卯以荔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  
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爲節度判官 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誼  
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苗晉卿爲太子太傅王璵

爲刑部尚書皆能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  
禮部侍郎李揆爲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竝同平章事上  
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爲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於是

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上疏曰昔

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

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

將何以制之乃止金吾衛屬南牙羽林衛屬北牙金吾掌巡衛李輔國欲以羽林軍奪其職故李揆以爲言

丙申以郭子儀爲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東畿謂東

京畿山東謂河南河北河東自蒲絳北至并代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

華州節度使來瑱併河西未行而相州師潰因夏四月庚子澤

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潞城縣屬鄆州隋置皇十六年置春

秋路子所邑也九域志歸  
城在歸州東北四十里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

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

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

內宅蓋在禁中輔國止宿之署舍也制

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

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

雍錄按六典大明宮圖有左右銀臺門左銀臺門直紫宸殿之東右銀臺

門直紫宸殿之西又考開本大明宮圖右銀臺門內即翰林院時德殿又東歷內侍省延英殿光順門而後至紫宸殿自左銀臺門西入歷溫室浴堂殿後至紫宸殿紫宸殿在宣政殿後當大明宮正中右銀臺門在宮城西面左銀臺門在宮城東面以地望準之正事無大小輔國口爲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直紫宸東西耳

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閒聽察細事卽行推案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鞠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

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改正）通鑑原文此下有李璠山東甲族見輔國

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十七字雖本新舊李輔國傳然考璠之生平雖有忌疾呂誼之事為士論所不滿亦未聞其庸陋一至于此況

上文既言輔國欲以羽林騎士為巡邏按正議以格之則豈有執子弟之禮者而相為水火如是故刪之及李峴為相

於上前叩頭論制救皆應由中書出且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

感寤賞其正直以輔國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

軍司馬請歸本官本官太子詹事上不許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處

分諸色取案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竝停如非正宣竝不得行正宣

宣命凡出宣命有底在中書可以檢覆謂之正宣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

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英武軍殿前射生手也

門六軍也諸使內諸使也諸司內諸司也白今須一切經臺府臺御史臺如所由處斷

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外餘煩冗一切

剛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 甲辰置

陳鄭穎毫節度使以鄧州刺史魯炆爲之以徐州刺史尙衡爲青

密七州節度使七州青密登萊淄沂海以興平軍節度使李奐兼豫許汝三

州節度使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陳鄭穎毫前此未嘗置節鎮魯炆自南陽爲之青密等七州尙衡

自彭城升統之興平軍本置于雍州始不置李炆時在行營使統豫許汝三州此皆臨時分鎮非有一定規模也九節度

之潰於相州也魯炆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

弼還太原吳惡懼飲藥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

考異作應天皇帝注曰河洛春秋曰上元二年春二月思明懷西

侵之謀慮北地之變乃令男朝義留守相城自領士馬歸范陽因

僭號後燕以元順天元年案實錄此年正月一日思明僭稱燕王

元年柳璨正閏位歷思明有順天應天二號案舊門紀亂思明既

殺烏承恩不稱國家正朔亦不受慶緒指麾境內但稱某月而已

乾元二年四月癸酉思明僭位於范陽建元順天國號大燕立妻

辛氏爲皇后次子朝義爲皇太子長子朝義爲懷王六月于闐元

寺造塔改寺名爲順天上元二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應天  
實錄云正月立年號河洛春秋云上元三年帝號勤門紀亂云立  
朝與爲太子案思明欲立少子爲太子左右泄其謀故朝義殺  
之紀亂云于時已立爲太子誤也案長歷四月丁酉朔無癸酉立

其妻辛氏爲皇后子朝義爲懷王以周摯爲相李歸仁爲將改范

陽爲燕京諸州爲郡 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爲鄭陳潁毫節度

使抱玉安興貴之後也

安興貴見一百八十  
七卷高祖武德二年

爲李先弼裨將屢有

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故賜姓李氏 回紇毗伽闕可汗卒

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爲登里可汗回紇欲以甯國

公主爲殉公主曰中國人墮死朝夕臨喪期三年此終禮也回紇

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爲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

外邪然亦爲之勢面而哭

漢北之俗死者停屍於幃子孫及親屬  
男女各殺牛馬陳于幃前祭之遷帳走

馬七匹詣幃門以刀勢面且哭  
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

鳳翔馬坊押官爲劫

押官者管  
押馬坊之

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

天興縣本古雍縣至德二載改曰天興仍分置天興縣帶鳳翔府

其妻

訟冤李輔國索出飛龍殿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

爲之上訴敕監察御史孫鑒

鞫之無冤

鑒音榮

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

獻鞫之

此唐制所謂小三司也

與鑒同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鞫

之

太平縣屬梓州魏太武帝置秦平縣周改爲太平因太平謂其爲名

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

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于上上匿若虛

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

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

桂陽漢縣隋唐帶連州

暉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

尉

嶺下謂度嶺南下諸縣史失暉向所貶縣名故云皆貶嶺下尉

鑒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尙書同

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爲朋黨五月辛巳貶峴

蜀州刺史

考異曰代宗實錄云屬有盜發鳳翔管在北軍者詔遣御史訊鞠盜已伏罪李輔國執奏重覆殿中侍御史毛

蜀州刺史

考異曰代宗實錄云屬有盜發鳳翔管在北軍者詔遣御史訊鞠盜已伏罪李輔國執奏重覆殿中侍御史毛

皆處奏覆與輔國協肅宗大怒下三司推鞠之觀以若虛不直陳  
於上前及三司覆奏與觀理協肅宗以爲朋黨會同列李嶼希旨  
遂貶觀爲通州刺史三司大臣  
皆貶官今從肅宗實錄舊紀傳  
右散騎常侍韓曄木入對上謂之

曰李嶼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嶼言直非專

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壬午

以滑漢節度使許叔冀爲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節度使

新舊方鎮

表汴滑節度使治滑州

以試汝州刺史劉展爲滑州刺史充副使

六月丁巳分朔方置邠節等九州節度使

方鎮表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

大都護府夏鹽緩銀豐勝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十年增  
領實置契三州二十二年兼隸內道采訪處置使增涇原寧塞隴  
邠坊丹延會稽麟十二州以匡長二州隸慶州安樂長樂二州隸  
原州天寶元年增領邠州乾元元年分隸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  
置振武節度使是年廢開元節度使罷領單于大都護以涇原寧  
慶坊鄜丹延隸邠節度州在開元十三年以開字爲虛  
改已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收短之於上秋七月上

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考異曰郭志曰四月

肅宗使丞相張公錫東都慰勉諸軍郭公陳饌於軍張公不坐而去軍中不悅朋肆流議居十日有中使追郭公汾陽家傳曰六月公朝於京師三讓元帥上許之乃詔李光弼代公為副段公別傳曰五月李光弼代子儀為副元帥守東都今因實錄七月除趙王係為元帥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并言之

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願得親王為之副幸已以趙王係為天

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

考異曰舊傳思明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兵馬副

元帥以東師委之新傳云帝代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實錄光弼加太尉中書令在上元元年破史思明後為幽州都督在此年八月其代子儀節制朔方實錄無日月制辭云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蓋只在此時耳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望風旌旗精采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左

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  
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  
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以待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鄴  
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弼請之是  
反也其可乎石武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  
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  
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  
部將辛京杲代領其眾考異曰舊傳曰川濟承子儀之寬釋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眾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迎謁即斬於戟門諸將攝伏以辛京杲代之復追都兵馬使僕固懷恩懷恩預先期而至常志曰五月二十三日詔河東節度使李公代子儀兼統諸軍李公既受命以河東馬軍五百騎至東都夜入其軍張用濟在河陽謂之曰朔方軍非叛人也何其疑之甚欲率精騎突入東都逐李公請郭公李公知之遂罷東都表請濟帥於河陽冬十月思明引眾渡河

李公曰思明渡河必圖洛城我當守武牢關揚兵於廣武以待之  
遂引兵東出師汜水縣徽追河陽諸將用活後至李公數其罪而  
戮之以卒京果代領其職明日引軍入河陽案僕固懷恩繼至光  
實錄此月光強為副元帥九月始移軍河陽耳

弼引坐與語須臾聞者自蕃渾五百騎至矣蕃渾謂諸蕃及渾種光弼變

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違光弼曰士

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以潞沁節度使王思禮王思禮節度澤潞沁

三州史或謂澤潞或謂潞沁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李光弼也初潼

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斃厓張光晟下馬授之問其姓

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

史河西辛雲京雲京蘭州京城人屬河西路思禮怒之雲京懼不知所出光晟

時在雲京麾下曰光晟嘗有德於王公從來不敢言者恥以此取

賞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請往見王公必為使君解之雲京喜而遣

之光晟謁思禮未及言思禮識之曰噫子非我故人乎何相見之  
晚邪光晟以實告思禮大喜執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之  
力也吾求子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爲兄弟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  
冤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日特爲故人捨之卽曰擢光晟爲兵  
馬使贈金帛田宅甚厚 辛卯以朔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僕固懷  
恩兼太常卿進爵大衛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  
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  
亂刺史王政奔荊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篇考新傳傳俱作東楚義王 回紇  
以甯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戊午上使將軍曹日昇往  
襄州慰諭康楚元貶王政爲饒州長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爲襄  
州刺史楚元不從 壬戌以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使之收復河  
北及幽燕也

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荆南節度使杜鴻漸

棄城走澄朗郢峽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潛竄山谷

時荆南節度使  
鍾鼎澄朗郢復

變故忠萬

戊辰更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

唐世鑄錢大凡天  
下諸錢九十九而

絳州

絳州之鑄三十其餘諸道或屬江嶺  
或沒寇虜故當時鑄錢率倚絳州

加以重輪一當五十一寸二

分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  
郭爲重輪每羅重十二斤

號重輪錢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

俸祿至是始以新錢給其冬料 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爲荆

襄招討使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以陳穎中節度使王仲

昇爲申沔等五州節度使知淮南西道行營兵馬

時淮南節度使  
領申光壽安河

五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

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

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皋周摯自胡良濟河

白皋胡良皆河津  
善渡之要在滑州

西北岸夏或作梁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

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

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

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

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長蘆漢參戶縣地後周更

名長蘆縣時屬汴州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

淮神功南宮人也南宮漢古縣屬冀州思明以為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

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眾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鄭州

蔡陽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

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

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

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

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

猿臂可伸而長可縮而短故以爲喻夫辨

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

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嶠嶺龍門

皆應置兵

汜水有城阜之險嶠嶺在登封縣龍門則作關

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

牒畱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

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

以五百騎殿時思明游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

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

水經注穀水東逕洛陽莫門北漢之廢門也東逕建春

門石橋下卽上東門也此言漢晉洛城諸門非隋唐所徙洛城也上東門之地唐爲筑

及日暮光弼秉炬徐

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

文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

考異曰實錄光弼謂韋陟曰洛城無糧不

可守按河陽糧支十日亦非糧多也今不取

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倚

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

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

冬十月丁酉下

制親征思明考功郎中知制誥蘇源明上疏曰自春大旱秋苗

耗半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民何以堪臣

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殳仆於行閒日有二三市井餒殍

求食死於路旁日有四五今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陛下

之出御史大夫豈能澄清禁止哉且河洛騷騷江淮叛換詩曰中

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

而速成之耶今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耆過

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元志歷平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  
金踰關口過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愾然而西狂賊失勢蹙于縵山  
之下北不敢踰孟津東不敢過魏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  
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哉監察御史元結亦建言賊銳不  
可與爭鋒宜折以謀上乃止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

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

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

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

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

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

矛策馬亂流而進

橫絕流日亂

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

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閒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

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

息馬者使馬力完復而後戰

因瞋

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眾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令索軍中牝馬得五十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植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

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

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

杜佑曰河清縣南臨黃河

欲絕光弼糧道

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

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

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

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

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衝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

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曰越怪之問

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曰越默

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

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

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

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不降何待庭

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為五臺府

果毅代州有五臺府己亥以庭暉為右武衛大將軍唐諸府果毅品秩猶卑諸衛大將軍則三

品次考異曰新傳曰上元元年光弼降賊將高暉李日越案此月己亥高庭暉授特進疑即高暉也丁巳李日越又授特進是此月

皆已降新傳誤郭肅曰二年三月思明引眾南去使其子朝義圍河陽四月二日思明陷洛城上元元年思明耀兵於河清言曰

我且渡河絕彼餉道三城食盡不攻自下李公聞之歸於野水渡既夕還軍與實錄亦相違今從實錄思明復攻河

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時鄭州已沒於史思明將軍能為我守南

城三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抱玉

許諾時賊將周摯攻南城抱玉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

糧盡明且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

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眾董秦從思明寇河陽

夜帥其眾五百按柵突圍降於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渾城外置

柵柵外穿堦深廣二丈

中河起石軍築城以衛河橋○韋音世

乙巳周摯捨南城併

力攻中渾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勦卒於羊馬城以拒賊

城外別築短垣高幾

及肩謂之羊馬城

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眾直進

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眾填堦三面各入道以過兵又開柵爲

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堦開柵過兵宴然不

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

爲我填堦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

死士突出擊賊賊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

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



服唐馬周表其勳加以號贈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爲之隱唐加以  
帶子裴吏故事胡虜之服不許著入殿省至馬周加飾乃許之。

勳音

要 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

於敵我自到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  
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  
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  
同三司瑒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願見使者提刀馳  
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颶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  
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  
其大將徐瑱王李泰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  
知摯敗尙攻南城光弼驍倖因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爲  
右金吾大將軍 邛笮嘉眉瀘戎等州蠻反

簡州漢牛鞞廣都之  
地後魏於牛鞞置驛

舊唐書紀元二年

安縣及武康郡隋廢郡以縣屬蜀郡仁壽初分置簡州餘注見前

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泰

為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李名忠臣 庚楚元等眾至萬餘

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鄧之境招

諭降者厚撫之伺其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眾遂潰得其所

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倫見素之從弟也時唐鄧之閒鬻骨

如莽山南節度參謀元結斂而瘞之於泌南名曰哀邱 發安西

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 第五琦作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

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上言者皆歸

咎於琦庚午貶琦忠州長史 忠州漢臨江縣江州縣地梁置臨江郡後周置臨山隋廢郡及州以縣屬

巴東郡唐初分置忠州以地邊巴徵心懷忠信為名御史大夫賀蘭進明貶涪州員外司馬

坐琦黨也 十二月甲午呂諲領度支使 乙巳韋倫送康楚元

詔闕斬之 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

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碭子阪得馬六百匹歸仁走以

伯玉為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甯莎柵

之閒屢破之

碭子阪在永甯縣西永甯漢宜陽縣西界後周置同執郡及熊耳縣隋置碭郡及碭縣義甯元年改永甯縣宋白曰永甯縣本漢渑池縣西境後魏大統十年於今縣東

黃龍城置北宣陽縣唐帝二年改為熊耳後周移於劉鳩隋開皇三年移於同仇城義甯三年移於永甯因苻堅舊城置永甯縣武

德三年移理同執貞觀十四年移理莎柵十七年又移理鹿野

庚乾元三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

丙戌以于闐王勝之弟曜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

于闐王與四鎮

節度使皆在行營故令其弟與節度副使同權國事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還京畿乃分

邠甯等州節度為鄜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

邠甯節度領州九分四州

為渭北

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甯鄜州刺史杜冕領鄜坊節度

肅宗乾元二年三月

副使分道招討戊子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使

兩道郭前  
鄜坊也

留京師

假其威名以鎮之

上祀九宮貴神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

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忠州

長史第五琦既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案之

琦曰琦備位宰相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

期光即奏琦已服罪庚戌琦坐除名長流夷州

宋自曰夷州之地  
歷代皆險不問臣

附隋大業七年始招慰置緩陽縣唐武德四年置夷州舊  
志京師南四千三百八十七里至洛陽三千八百八十里

三月

甲申改蒲州爲河中府

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

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

襄州將張

維瑾曹玢殺節度使史闢據州反制以隴州刺史韋倫爲山南東

道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

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己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爲山南東道

節度使

至德二載廣南陽節度使升襄陽防禦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鄆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襄州

瑱至

襄州張維瑾等皆降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參謀元結說瑱曰孝

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豈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

勦之孝慈邪將士父母立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 閏

月辛酉有彗星出於西方長數丈 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

爲司空自武德以來思禮始不爲宰相而拜三公 甲戌徙趙王

係爲越王 己卯赦天下改元上元 追謚太公望爲武成王更

定歷代名將爲亞聖十哲

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尙父廟以雷侯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樂之制

如文宣王出師命將發日引辭於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爲十哲配享是年尊爲武成王以歷代良將爲十哲像侍坐素武安侯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尙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陽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

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武君樂毅列於右其中祀下祀并雜祀一切茲停旱故也唐六典昊天

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鎮海嶺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子廟為中祀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眾星山林川澤王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為小祀雜祀益小鬼之神若漢志所謂林澤軍資籓之類是日

史思明入東京考異曰案去年九月思明已入東京實錄至此復云爾者蓋當時賊空今光緒在河陽思明還屯白

馬寺不入宮闕今始移軍入其城耳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侍中晉卿

寬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及秉鈞衡小心畏

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練達吏事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謹身固

位以智自全時人比之胡廣宦者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於兵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諲諲為之補官事覺上言杖死壬子

諲罷為太子賓客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

支鑄錢鹽鐵等使南華本漢縣孤獨無代不更名天寶元年更名南華縣屬曹州鹽鐵使乾元元年以命第五琦

會要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  
道鑄錢使其後楊慎矜楊國忠相繼爲之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初上皇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上皇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  
之說曰國之瑞也卽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稱神童名震  
一時嘗召入宮楊貴妃置之膝上親爲畫眉總髻上皇問曰卿爲  
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蓋譏帝左右多耶  
人也及長居官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六月甲子桂

州經略使邢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眾斬其帥黃乾曜等

西原蠻居廣容

之南巴桂之西有甯氏相承爲豪又有黃氏居廣澄洞其屬也其地西接南詔天寶初黃氏與韋氏周氏儂氏相唇齒爲寇害據十餘州又逐韋周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

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  
乃敕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常十其重輪錢當二十諸州更

侯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

史思明鑄得一元實錢徑一寸四分既而惡得一非

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

一當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時祕書少監曹王

皐事母太妃鄭以孝聞既歲儉物貴度祿不足以養親亟請外官

不允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俄攝州事州有官粟數十萬斛皐

欲行賑掾吏叩頭乞候旨皐曰人日不再食則死何暇稟命哉苟

殺我而活眾其利大矣乃盡散之然後自劾上聞而嘉之皐明之

元孫也 甲申興王侶薨侶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張后以故

數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侶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乙酉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党項於普潤

普潤縣屬鳳州府漢杜陽縣之地舊作仁壽宮

大業初置普潤縣宋白曰普潤縣本漢安定鶉鴒二縣之地在漢又為漆縣隋大業元年於細川谷置普潤縣蓋以杜漆坡三水灌

民田民獲濟利以爲縣名略遊縣則漢杜陽之地有隋仁壽宮

平肅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

思明之兵於鄭州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卽居之

事見上卷上至德二載

時自夾城往起居

夾城開元二十年所築

上皇亦閒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

軍陳元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

考異曰常侍言官作九仙媛唐歷作九公主女媛今從新舊傳蓋舊宮人也 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

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

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

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爲之作主人

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

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元

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黨武勳臣皆反仄不安

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

帝上上皇尊號

肅宗上元元年

曰聖皇天帝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

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

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

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記曰文

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

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

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唐以大明宮為西內興慶宮為東內太極宮為

宮為南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

詔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

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厲

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突轡罵

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諸將士各好在

蓋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上皇馬鞍

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輔國帥眾而退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

朕且為兵死鬼所留侍衛兵纔死老數十人陳元禮高力士及舊

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王地事見二百九卷

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

將素服見上請罪北門大軍也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

復何南宮即興慶宮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

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

蓬州長史梁以漢宕渠縣置安國後因置蓬州府廢州以縣屬清化郡唐復分置蓬州宋自曰因蓬山為名至京師

二千三百六十里東都癸丑敕天下重餼錢皆當三十如畿內

二千五百八十二里

丙辰高力士流平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漆州陳元禮勒致

仕置如仙媛於歸州

貞觀三年分長州龍標縣置巫州京師南三千一百五十八里至東都三千八百三十三

里播州秦夜郎郡之南境隋并柯郡之牂柯縣貞觀九年置郎州

十一年置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至東都四千九百六十

里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漆州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東都四

千二百里歸州漢外歸縣地後周置秭歸郡隋廢郡以縣屬巴東

郡唐武德二年分秭歸巴東二縣置歸州京師南

二千二百六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十三里玉真公主出居

玉真觀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宣二公主

視服膳

萬安咸宣二公主皆上皇女

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

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

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力士之在巫州既思慕上皇而不得見又自傷其流落見道旁薺

菜豐茂而不爲人食感懷而賦詩云長安稱斤賣此閒無人採夷

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 初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關磨礪川

於其地置神策軍

會要天寶十三載哥舒翰以前年收九曲請以其地置洮陽郡郡內置神策軍去洮陽郡二百

里

及安祿山反軍使成如璆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赴難既而軍

地淪入吐蕃伯玉畱屯於陝累官至右羽林大將軍八月庚午以

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

爲神策軍  
遷盛張本

丁亥贈諡興王詔曰恭懿太

子 更部尙書東京畱守韋陟卒陟自幼風標峻整獨立不羣開

元中居父安石喪以父不得志沒杜門不出者八年與弟斌互相

勸勵探討文典不舍晝夜於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昇常與

唱和遊處宋璟見而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爲洛陽令累遷吏

部侍郎時選人有冒名接腳之病憊僞最難窮究陟剛腸疾惡風

彩嚴正凡有瑕可疑者案聲盤詰無不首伏好接引後輩前拂窮

滯如以道義相知恆虛席倒屣迎之其視同列要貴蔑如也故爲  
李林甫所惡出爲襄陽太守楊國忠爲相尤忌之百計以傾陷焉  
會安祿山反其弟斌爲賊所得國忠欲構陟與賊通謀令吏卒脅  
之欲其憂死其所親勸之逃陟慨然曰我家積信於國非一代矣  
況素所秉心無負神理命之合理其可逃乎乃堅臥不出上卽位  
靈武起爲吳郡太守歷官吏部尚書後進者望風畏忌出爲東京  
留守及東京陷沒陟將率官屬入關詔拜吏部尚書留守如故令  
止於永樂不許至京陟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忠之擠  
不遂其志及中原兵起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濟之器遭後生  
鵬謫明主見疑常鬱鬱不快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因發病卒

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爲江陵府仍置永平軍團練兵

三千人以扼吳蜀之衝從節度使呂誼之請也 或上言天下未

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乙未命子儀出鎮邠州党項遁去戊申

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發射生英武等禁

軍及朔方鄜坊邠寧澤原諸道蕃漢兵共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

制下旬日復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冬十月丙子置青沂等

五州節度使詳考通鑑所書乾元二年四月甲辰以尚書爲青密

朝義兵知是年尚書爲青密安符又置青沂等州節度使

郭新書方鑑表上元二年置潘沂節度使領潘沂沂德棣五州侯

希道白平盧引兵係青州授青密節度使遂廢潘沂節度并所管

五州號潘青平盧節度通鑑書侯希逸爲平盧潘青節度在實應

元年五月置新表與通鑑各以 十一月壬辰涇州破党項 御

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  
剛彊自用故爲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

時有諸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

入奏

唐中人出監方鎮軍品秩高者為監軍使其下為監軍

展偏僵不受命姓名應謫議請

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

去之恐其為亂然展方握殫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

李岷俟其釋兵壯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為都統

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

考異曰沈既濟劉展亂紀云淮南東浙浙江西道凡二十三州

置都統節度下云以展為都統江南淮南節度使下又云三道皆發吏中圖籍案舊李岷傳固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展既代岷

其所統亦三道耳淮南者東道揚楚舒和舒廬濠壽八州也江南者昇潤常蘇湖杭睦七州也江西者洪虔江吉袁信撫七州也凡

二十二州乳紀誤以二為三又

密敕舊都統李岷及淮南東道節

度使鄧景山圖之

李岷為淮南東節度兼淮南見上卷元年案唐會要乾元元年十二月李岷除都統淮南江東江

西節度宜恩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名起於此通鑑但書以浙東兼淮南與會要少異

延恩以制書授展展

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粗賦所出  
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譖人  
閉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爲憂故不次  
用公公反以爲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  
乃馳詣廣陵與岷謀解岷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  
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  
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岷  
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岷反州縣莫知  
所從岷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儼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  
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

徐城縣屬潤州漢徐縣地隋置徐城縣於大徐城開元二十五年移就臨

淮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

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

曰汝曹皆我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濬雷離之景山

眾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

徇濠楚王暉將兵四千略淮西李岷關北固為兵場北固山在京口梁武帝所

登即其地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今揚州江都縣南三十里有瓜洲鎮正對京

口北固山多張火鼓張火及鼓以為疑兵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岷悉

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此自白沙濟江也昇州東北九十里至句

容縣有下蜀戌在岷軍聞之自潰岷奔宣城宣城漢宣城縣地晉置宣城郡隋平陳廢

郡改宛陵為宣城縣帶宣甲午展陷潤州考異曰十一月壬子淮南節度奏展反鄧景山

李岷敗入日展陷壽州十日陷昇州案八日甲午十日丙申壬

子二十六日乃奏到日也唐歷壬子淮南奏宋州刺史劉展赴鎮

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鄧景山都統尚書李岷承詔拒之兵敗奔於壽州乙未劉展陷揚州景山陷潤州丁酉陷昇州壬子在前三因

實錄也今從劉展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昇州治金陵

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

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為潤州司馬并楊軍使乾元

二年置丹楊軍於潤州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先是浙西節度使

顏真卿知展必反豫飭戰備迺以為生事乃奏遷真卿為刑部尚

書兵備遂弛至是果為展所逐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

生擒安太清考異曰舊傳云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

光弼所擒也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

三千人徇陳許敬鈺將二千人徇兗鄆曹將五千人徇曹州

十二月丙子党項寇美原同官大掠而去後魏景明元年分漢富平縣置土門縣屬新平

郡因土門山為名隋廢土門縣入華原咸亨二年分京兆之富平華原及同州之蒲城以故土門縣置美原縣同官本漢銅官之地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一百一十五 肅宗上元元年

後因謂之銅官川後魏眞君七年置銅官縣屬北地郡隋爲銅官至唐二縣並屬京兆宋白曰同官縣漢殷祔地晉爲頻陽地苻堅於祔祔城東北銅官川置銅官護軍後魏眞君七年罷軍爲縣後周除今作此同字 賊帥郭愔等引諸羌

胡敗秦隴防禦使韋倫殺監軍使

克耶節度使能元皓

方鎮表乾元二

年升耶齊克三州都防禦使爲節度使

擊史思明兵破之

李岷

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岷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

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江之險固

韋昭曰三江謂吳松江錢唐江浦陽

江也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江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五湖注已見晉安帝紀不

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

以拒之岷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

募壯士得二千人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

宣歙節度使鄭良之棄城走

宣歙節度使領宣歙饒三州

李岷奔洪州李藏用

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

封進陷湖州

湖州本漢烏程縣地吳置吳興郡晉平陳廢郡置湖州大業初廢州以縣屬吳郡唐武德四年復置湖州

展以其將許嶧為潤州刺史李可封為常州刺史揚持壁為蘇州

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

餘杭

漢縣時屬杭州在州西四十五里

展以李晃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傅子

昂屯南陵

南陵漢春穀縣地梁置南陵縣及南陵郡隋廢郡以縣屬宣州舊治赭圻城長安四年移治青陽城將下

江州徇江西

江西謂江南西道

於是屈突孝標陷濠楚州王暉陷舒和滁

廬等州

廬音極去聲

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閒壽

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暉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兵

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

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

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恐眾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  
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於都梁山  
展敗走至天長天長屬揚州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  
度江神功自楚州入廣陵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資掘略徧  
初淮南採訪使李成式既破永王璘遂玩兵養寇不以世務爲慮  
時蕭穎士在淮南與宰相崔圓書曰今兵食所資在東南宜遣大  
將并鎮江淮旣而劉展果反成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  
士曰今天子暴露當臣下盡歡時邪且投兵不測之地而已乃觀  
聽華麗誰復爲我致死哉弗聽師果無功穎士遂去客死於汝南  
逆旅穎士梁郡陽王七世孫也及卒門人謚之曰文元先生是  
歲吐蕃陷廓州

治資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八

起上元二年盡代宗寶應二年六月凡二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上元二年春正月甲午上不康皇后張氏刺血寫佛經 癸卯

史思明改元應天 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弼於石

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

吳分烏程餘杭二縣置永安縣晉將會改爲永康又改爲武康唐屬杭州

景超攻杭州

自武康南出過狗頭嶺至杭州五十里

溫晁據險擊敗之

去年李藏用使溫晁屯餘

杭餘杭東至杭州錢塘縣界一十八里又東二十七里則至杭州北陸門也故溫晁得過而隙險以敗孫待封

待封脫身

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暉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州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蒜山在潤州城西三里其上多蒜故曰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金山在大江中南直西津渡口去潤州城七里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州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戰之不勝第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眾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考異曰實錄云乙卯平展兵馬使出神功生擒逆賊劉展舊神功傳亦然今從劉展亂紀劉殷許驤等皆死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暉於淮南暉引兵東走至常熟乃降王暉東走度江而至

常熟晉分吳縣置海虞縣梁立信義郡南沙縣隋平陳廢郡并海虞南沙海陽前京信義興國等縣為常熟縣屬蘇州孫侍

封詰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間展死悉以兵授張濬

雷使攻杭州景超人海鹽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

盧軍大掠十餘日田神功所將平盧軍也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

民始懼荼毒矣考異曰劉展亂紀係待封降以下事在二月今因展敗終言之荆南節度使呂

誼奏請以湖南之潭岳郴邵永道連黔中之涪州皆隸荆南從之

邵州漢召陵郡梁之地召陵後漢改為昭陽晉改為邵陽又立邵陵郡隋廢郡為邵陽縣屬潭州唐武德四年分置南梁州貞觀十

年更名邵州二月奴刺党項寇寶雞奴刺西羌種落之名至德二載改陳倉縣為寶雞縣以其地有

秦時寶雞祠故燒大散關南侵鳳州殺刺史肅懷懷音大掠而西

鳳翔節度使李鼎追擊破之戊辰新羅王金璽入朝因請宿衛

存疑按新羅傳元宗天寶三年新羅王報慶卒其弟憲英立代宗大曆二年憲英卒子乾運立其間何以復有新羅王金璽那然亦

未敢便刪貼存之  
以俟後之君子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

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  
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尙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  
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  
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法無所假貸懷  
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  
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  
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戍陳於邙山光弼命  
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  
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  
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

考異曰實錄曰史思明潛遣間諜反說官軍曰洛中將士久戍思歸士多不睦魚朝恩以爲然乃告光弼及僕固懷恩衛伯玉等曰可速出軍以掃殘寇光弼等然之今從舊思明傳實光弼懷恩度錄曰光弼懷恩敗績步兵死者數萬今從舊思明傳

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

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李揆與呂諲同爲相不相悅諲

在荆南以善政聞揆恐其復入相奏言置軍湖南非便

潭郴州水道連皆在

洞庭湖之南呂諲請兼領之故揆言其非便

又陰使人如荆湖

荆湖謂湖南

求諲過失諲

上疏訟揆罪癸未貶揆袁州長史以河中節度使蕭華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

自保朝義其長子也常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

無寵於思明少子朝清

爾考朝清亂門紀亂作朝興

嗜酒好色凶獷頑戾招集

幽薊惡少與其年齒相類者白餘人爲左右皆彎弓利劍飾以丹

腹珠玉帶佩印雕鏤金銀控彈揮刃常如見敵以兩行大將子弟  
統之每與其黨飲宴酒酣熱燎其鬚髮或以銅彈丸擊之以頤頤  
爲的血流至地無痛楚之色則賞卮酒少似頓蹙乃鞭之從墜至  
踵或至數千困絕將殞方捨之候稍愈復鞭之有杖六七十不死  
者姬妾皆思明所掠良家子有不稱命則殺之亦有其湯鑊死者  
既火盛湯沸令壯士抱而投之初宛轉叫呼須臾骨肉糜爛旁人  
皆毛豎股慄朝清笑臨而觀之以所策毬杖於鏊中撞擊顏色自  
若諸將怨之入骨而思明以其爲辛氏所生故愛之使守范陽常  
欲殺朝義立朝清爲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  
勝西入關使朝義將兵爲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  
軍繼之

南道出二崙之閒漢建安中曹公西討巴蜀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

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礪

子嶺

即嶺子阪也按舊書嶺子嶺在陝東

衛伯玉逆擊破之朝義數進兵皆爲陝

兵所敗思明退屯永甯以朝義爲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

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窟城

三角城蓋一角依山止築其三角也

欲貯軍

糧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詬怒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

須而畢思明又曰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爲思明

在鹿橋驛

鹿橋驛永甯傳舍也貞觀十七年嘗徙永甯驛於此

令腹心曹將軍將兵衛衛朝

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

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俛首不應悅等曰王苟不許

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爲之勿驚聖人

當時

臣子謂其君父爲聖人

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

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忌禍及己不敢違是夕悅等以朝義部

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  
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  
明聞有變踰垣至殿自鞠馬乘之悅僮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  
遂擒之思明問亂者爲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曰我朝來語失宜  
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  
於柳泉驛囚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無  
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福昌在柳泉驛之東宋白曰福昌  
縣唐屬洛州古宜陽地今縣治建  
一泉城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摯叔冀來  
迎悅等勸朝義執摯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眾心未壹遂縊殺思  
明以遺棄其尸棄屍負歸洛陽朝義卽皇帝位改元顯聖乃僞爲  
思明敕使使告捷於范陽云唐兵大敗於洛北斬首萬餘級令朝

清備車馬勒六宮赴洛而漕牧僊左散騎常侍張通儒戶部尙書  
康孝忠與朝清衙將高鞠仁高如震等殺朝清并其母辛氏與不  
附己者數十人其日朝清速召丁匠與其母妻造寶鈿鞍勒搜索  
庫藏修乘騎之具并命左右各備行裝唯數十人侍衛初思明留  
駿馬百餘匹在其廐中朝清出入馳驟每日則于桑乾河飲之通  
儒將入潛令康孝忠從數十人持兵詣飲處馳取其馬閉於城南  
毗沙門神之院通儒與鞠仁領步兵千餘人入日華門僞皇城圍  
守劉象昌逢之驚問其故通儒顧左右斬之俄而朝清腹心衛鳴  
鶴又問亦斬之子城據亂朝清惶怖猶能擐甲持兵與親信二三  
十人出拒奔廐中取馬馬盡矣唯病馬一匹朝清乘而策之不前  
遂步戰通儒立白旗招朝清之黨降降者捨罪復官爵惡少等雖

沐朝清之錫資亦恐其無道鞭捶降者大半朝清猶從十餘人接戰弓矢所發無不中者通儒輩披靡所傷者數十百人退出子城外不知甲兵之故皆惶恐潛匿通儒於城門拒戰良久日已云暮朝清岌岌不敵走匿城上之逍遙樓通儒兵人禁中劫掠金帛遂殺辛氏夜半藩將曹閔之於樓上擒獲朝清朝清曰我兄弟六七人朝清一身斬之何益高如震對曰以殿下殘酷人各有怨心朝清曰乞放此一度後更不放執者皆笑又謂閔之曰此腰帶三十兩黃金新造謹奉將軍閔之曰殿下但死腰帶閔之自解取左右益笑縊以弓絃斷其首幽送洛陽僞侍中向潤容特受思明委託朝清亦甚敬憚至是惶怖走入私第不自安匍匐待罪通儒領之勒馳驛赴洛通儒收朝清黨與悉誅之思明曉將辛萬年特有

龍於朝清又與鞠仁如震等友善結爲兄弟當誅朝清之黨也通  
儒欲誅萬年及令行刑遂忘之至是敕鞠仁如震斬萬年鞠仁置  
酒與萬年同飲謂曰張尙書令我殺弟故相報萬年稽首但乞快  
死鞠仁抗聲曰只可兄弟謀取通儒終不可殺弟於是如震萬年  
領其部曲百餘人入子城斬通儒於南廊下城中擾亂又殺其素  
不快者軍將數人共推爲中書令阿史那承慶爲留守通儒等  
首使萬年送洛陽誣其欲以薊城歸唐朝義聞之使使令向潤容  
所在卻回爲留守鞠仁如震等各從數百人被甲巡城城中彌懼  
承慶爲留守一兩日又不自安遞相疑阻於是領蕃兵數十騎出  
子城至如震宅門要令相見如震不虞有難馳至馬前承慶斬之  
承慶遂入東軍與僞尙書康孝忠招集蕃羯鞠仁聞如震遇害驚

而且怒統麾下軍攻承慶相逢於宴設樓下接戰自午至酉鞠仁  
兵皆城旁少年驍勇勁捷馳射如飛承慶兵雖多不敵大敗殺傷  
甚眾積尸成邱承慶孝忠出城收散卒東徃潞縣又南掠屬縣野  
營月餘徑詣洛陽自陳其事城中蕃軍家口盡踰城而去鞠仁令  
城中殺胡者皆重賞於是羯胡俱殪小兒皆擲於空中以戈承之  
高鼻類胡而濫死者甚眾向潤容行至貝州承朝義命卽迴范陽  
將至眾官迎之鞠仁嚴兵不出潤容甚懼戒其子弟從者無帶兵  
器從數人而入鞠仁待之於日華門潤容望見下馬執手相慰鞠  
仁亦抗禮還營潤容但專守子城端坐餘不敢輒有所問奏承慶  
等使迴朝義遣使以鞠仁爲燕京都知兵馬使而以其腹心將柳  
城李懷仙爲御史大夫范陽節度使鞠仁聞之意不快也無何懷

仙至從羸馬數千自薊城南門入鞠仁不出迎之於日華門懷仙至卑身過禮立談約爲兄弟結盟相固鞠仁意少解懷仙以薊縣爲節度院雖任節制鞠仁兵五千餘人皆不受命十數日懷仙待之彌厚每衙皆降階交接鞠仁亦不爲之屈旣而懷仙命整軍士中宴鞠仁疑有變兵皆驚走還營被甲懷仙憂懼無計遂囚其身將朱希彩責以驚軍之罪其夜鞠仁將襲懷仙遇大雨徹明乃止單騎至節度門懷仙已潛備壯士待之鞠仁趨入懷仙亦不改常禮與坐良久乃問驚軍之罪門已關顧左右拉殺之立捨希彩時城中相攻殺凡數月死者數千范陽乃定始宣思明遺詔發喪將相百僚縞素哭于其聽政樓前卑幼相視而笑笑聲與哭聲參半焉朝義又追向潤容赴洛陽加懷仙燕京留守時洛陽四面數百

里州縣皆爲邱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青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  
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李光弼上表

固求自貶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衛士長塞

鎮將朱融據新書長塞鎮  
富在蔚州界與左武衛將軍竇如珣等謀奉嗣岐王

珍作亂金吾將軍邢濟告之夏四月乙卯朔廢珍爲庶人漆州安

置其黨皆伏誅珍業之子也丙辰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

鎬嘗還珍宅故也辰州盧溪郡漢辰陵沅陵義陵縣地舊  
志辰州京師南微東三千四百五里 己未

以吏部侍郎裴遵慶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志氣深厚機鑒

敏達自幼彊學博涉載籍誦身晦迹不干當世之務以門蔭授潞

府司法參軍時年已老耄爲人所知後累遷吏部員外郎天寶中

海內無事九流輻輳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彊記精

覈文譚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上即位爲尙書左

丞恭儉克己遲重謹密甚有時望至是爲相敦守儒行老而彌篤

乙亥青密節度使尙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丑克

邛節度使能元皓破史朝義兵 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

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梓州梓潼郡漢郡縣屬漢氏道地東川節度使李奐奏替

之子璋舉兵襲奐於綿州綿州治巴西漢之涪縣也道過遂州刺史虢王巨蒼

黃修屬郡禮迎之梓潼二州并屬東川節度蓋劍郡也子璋殺之

李奐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爲龍安府置

百官又陷劍州劍州治普安漢之梓潼縣也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上久不朝山人李唐見

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

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尙不敢詣西內

癸巳党項寇寶雞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爲滑鄭

汴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

滑州古滑臺也

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

降徙屯杏園渡思明疑之遣其將薛岌圍之彰與岌戰大破之因

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爲滑衛等六州節度使

滑衛相貝魏博六州

戊戌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范陽兵破之乙未西川節度使

崔光遠與東川節度使李奐共攻綿州庚子拔之斬段子璋復

以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

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入道行營節度

考異曰實錄舊紀皆云光弼兼督河南淮南南山

南東江東五道唐歷會要爲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劉展亂紀又有江南浙東浙西凡八道按袁晁亂浙東光弼討平之

則是浙東亦其出鎮臨淮臨淮郡

六月甲寅覓邛節度使能元

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江淮都統李恒畏失守之罪歸咎於浙

西節度使侯令儀丙子令儀坐除名長流康州康州因昔康縣而名治端溪縣至永

帥五千七百五十里東加田神功開府儀同三司徙徐州刺史徵

李嗣鄧景山還京師戊寅党項寇好時好時縣自漢至後魏屬

七年置上宜縣屬京兆又有舊莫西縣十八年改曰好時大業三

年廢入上宜武德二年分泉置好時貞觀八年廢上宜入岐陽

置上宜更上宜曰好時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

見以試少府監李藏用為浙西節度副使八月癸丑朔加開

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僕射尚書赴省使

武士戎裝夾道跳丸舞劍百騎前驅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饌

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

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上密謂蕭華曰

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曰初無此事吾

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己巳李光弼

赴河南行營 辛巳以殿中監李若幽為朔方鎮西北庭與平陳

鄭等節度行營及河中節度使代李光弼鎮絳州賜名國貞 百七月

霖雨至是方止牆宇多壞漉魚道中 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

景雲二年九月三日生以上於三殿置道場南郊新書大明宮中

九月三日為天成地不節有繫德殿在仙居殿

之西北此殿三面亦以三殿為名雜錄德殿在翰林院之東以宮人為佛菩薩釋典曰菩薩也言能普

濟眾武士為金剛神王范成大曰在處寺門有兩金剛神是千佛

生也召大臣膜拜圍繞 壬寅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

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名因赦天下停京兆河南太原

鳳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號西京見二百二十卷至德二載南都見上卷上元自今每除

五品以上清望官及郎官御史刺史令舉一人自代觀其所舉以

行殿振江淮大饑人相食冬十月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

爲楚州刺史

考異曰劉展亂紀曰初劉展既平諸將爭功隋賞未及李藏用崔圓乃署藏用爲楚州刺史領二城而居

牙貽俊買罪七月藏用已除斬西節度副使蓋恩命未到耳

會支度租庸使以劉展之亂諸州

用倉庫物無準奏請徵驗時倉猝募兵物多散亡徵之不足諸將

往往賣產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己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耳將高

幹挾故怨使人詣廣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襲之藏用走幹追斬之

崔圓遂劾責藏用將吏以驗之將吏畏皆附成其狀獨孫待封堅

言不反圓命引出斬之或曰子何不從眾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

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鎮

劉大夫謂劉展赴鎮事見上卷上年

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

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爲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庸有極乎吾甯就死

不能誣人以非罪遂斬之 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如正旦儀

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司農卿嚴莊俱下獄京兆

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上尋敕出莊引見莊怨晏因言晏與臣言

常道禁中語矜功怨上丁亥貶晏通州刺史通州通川郡漢宕渠縣地在京師西南二

千五百里莊雖江尉難江縣亦漢宕渠地後周改謙伏誅戊子御史中

丞元載為戶部侍郎充句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載

初為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

劉晏專掌財利 戊戌冬至上朝上皇於西內 神策節度使衛

伯玉攻史朝義拔宋甯破澠池福昌長水等縣永寧縣屬河南府後魏

今陝縣置南陝縣西魏改曰長淵屬 己酉上朝獻太清宮庚戌

朝享太廟元胤廟元胤廟上封元 建丑月辛亥朔祀圓丘太一壇

初史思明之陷河洛也

補註乾元二年九月李光弼以洛陽不可守退保河陽史思明遂入洛陽城

河南幕府官有元正者輦其父匿山中賊劫取正及其弟以去正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我名難以免矣然不污其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正誘以高位正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亦仰藥而卒及思明死詔錄伏節者十一姓而正爲首贈秘書少監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絕又爲奚所侵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破之因引兵向南以前杭州司戶參軍趙州李華爲左補闕司封員外郎稱疾不拜華少曠達外若坦蕩而內實謹重尙然諸慕汲黯之爲人天寶中爲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姪所在橫暴華出使按劾不撓州縣肅然安祿山反上戰守之策皆不報上皇入蜀百官奔竄華母在難開行輦母

以逃爲賊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歆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及是被召華喟然曰惡有毀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遂客隱山陽勗子弟力農安于窮槁華文辭綿麗少宏傑之氣時皆謂不及蕭穎士之健爽自肆而華自擬過之因極思研索作弔古戰場文文成熏汚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而服華觸禍銜悔自悼遭逢乃爲元德秀撰銘四皓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豈

至  
實上元三年建寅月

去年九月收以建子月爲歲首而通鑑仍以

如其

建寅月爲歲首者以是年四月制後月數皆

舊也甲申追尊靖德太子琮爲奉天皇帝妃竇氏爲恭應皇后丁

西葬於齊陵

齊上皇之長子天寶十載薨諡曰靖德太子

甲辰

吐蕃遣使請和

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守李春

朝義將史參救之

許州潁川郡唐已復郡為州安史時仍天寶舊名

丙午戰於城下又破

之 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度河會田神功能元帥

於兗州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

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逋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

八年自天寶上

三載止上元二年天寶十三載天下未亂租調之人為盛十四載而祿山反租調始有逋負通逃自是迄于去年大難未平戰兵不止逋負通逃年甚一年今不問有無計其大數而徵之 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

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

什取八九謂之白著

今人猶謂無故而背散財物者為白著勃海高雲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

人多

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

肅宗上元三年

相聚山澤爲羣盜州縣不能制 建卯月辛亥朔赦天下復以京

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都太原爲北都

去年

遷西京及南都

奴刺寇成固

成固縣自漢以來屬漢中

初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

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

薨

補註上元二年四月王思禮薨

管崇嗣代之爲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閒耗散

殆盡惟陳腐米萬餘斛在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鉤校

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

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死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

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癸丑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

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

史辛雲京爲節度使雲京奏張光晟爲代州刺史 絳州素無儲

蓄民間饑不可賦斂將士糧賜不充朔方等請道行營都統李國

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突將王元振將作亂突將以領

之矯令於眾曰來日修都統宅各具舂鍤待命於門士卒皆怒曰

朔方健兒豈修宅夫邪乙丑元振帥其徒作亂燒牙城門國貞逃

于獄元振執之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殺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

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眾欲還元振曰今日之

事何必更問都統不死則吾輩死矣遂拔刃殺之鎮西北庭行營

兵屯於翼城翼城縣屬絳州本漢絳縣後魏曰北絳縣隋開亦殺

節度使荔非元勳推裨將白孝德爲節度使朝廷因而授之 戊

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爲賊

所虜先是仲昇與荆南節度使呂諲及中使之往來者皆言山南

東道節度使來瑱曲收眾心恐久難制瑱聞而恨之故欽讓之聞仲昇瑱按兵不救仲昇遂敗沒淮西震駭會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淮西得安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從連賊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辛未以郭子儀爲汾陽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絹四萬匹布五萬端米六萬石以給絳軍建辰月庚寅子儀將行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史朝義遣兵圍李抱玉於澤州子儀發定國軍救之乃去上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瑒赴京師瑒樂在襄陽其將士亦愛之乃諷所部將吏上表留之而身赴詔命行及鄧州復令還鎮王

聞而惡之乃制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

山南東道領襄陽

唐安均房金均九州今分四州餘五州日領六州無亦於鄂復二州曾領一州行軍司馬裴玢始以陸

為京兆司錄參軍瑱領陝州引為判官移襄州又為行軍司馬待

之甚厚及瑒徘徊漢上遂謀奪瑒位密表瑒傾軋難制請以兵襲

取之上以為然癸巳以瑒為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使外示寵任

實欲圖之密敕以玢代瑒為襄鄧等州防禦使甲午奴刺寇梁

州觀察使李勉棄城走以邠州刺史河西臧希讓為山南西道節

度使

山南西道節度領梁洋集州通巴興興利歸渠蓬十三州

丙申党項寇奉天

奉天屬雍州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庚午以戶部侍郎元載為京兆

尹載意在柄國乃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遂止壬寅以司農卿

陶銳為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

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考異曰舊唐傳云肅宗寢疾輔國矯命罷華戊申華

罷為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上又嘗欲相

李勉輔國欲勉降禮於己勉不為屈輔國竟出之於外上莫能留

也建巳月庚戌朔澤州刺史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壬

子楚州刺史崔旆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

三枚補註真如姓李嫁於賀若氏賀若氏卒乃捨俗為尼家于鞏縣其行高潔遠近宗之天寶末祿山作亂流寓于楚州之安

宜縣于是年正月十八日夜見二人引之至一城樓觀嚴飾兵

衛整肅二人指之曰此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衣戴寶冠號

為大帝後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為諸天真如既進見諸天

相謂曰下界喪亂既久殺戮過多罪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

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禮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

今國氣方盛祿壽疑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以第二寶則兵可

息也可請也天帝曰然因以寶授真如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

授之真如得寶即詣州言之州刺史崔旆乃表上其寶一曰元黃

天符如芻長八寸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栗

澤若疑星縣人聞兵是邪厲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

孝理天下則見三日殺璧白玉也徑可五六寸其文粟粒無雕飾之蹟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稔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白玉也徑六七寸好倍于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五曰碧色寶圓而有光六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雞卵光如滿月七日紅鞋鞢太如巨栗赤如櫻桃視之若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八曰琅玕珠二枚長一寸二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卽大如半手斜長形如龍形陷入印中以印物則鹿形著焉十一曰皇后採桑鉤長五六寸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叉似銀十二曰雷公石斧長四寸闊二寸無孔細縐如青玉十三曰闕凡十三寶置于日中則白氣連天指諸暗室則燭耀如月其所用之法真如皆祕不可得而知也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甲寅上皇崩於神龍

殿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

坐神御也

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

羣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勢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寶應復以建寅爲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 初

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

元振黨於輔國

以宦官領射生手故曰內射生使

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

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

子今主上彌留

書顧命曰病日臻既彌留言病日至一日愈重而不去體也

輔國陰與程元振

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

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

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

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恆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

人授甲於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將圖廢立元振知其

謀密告輔國伏兵於凌雲門以俟之

雍錄六典大明宮宮城北面元武門之西有凌雲門閣

本大明宮圖

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

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

太子於飛龍殿

飛龍殿仗內六間之一也程大昌曰在元武門外

且以甲卒守之是夜輔

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恆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

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道后

下殿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

年五十二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充王間

考異曰肅宗實錄曰張后因太子監國謀誅輔國其日使人以

上命召太子語之太子不可乙丑后矯上命將喚太子程元振知

之密告輔國景寅元振與輔國夜勒兵於三殿前使人收捕越王

及司謀內侍朱光輝段恆俊等百餘人繫之移皇后于別殿其夜

六宮內人中官等驚駭奔走及明上崩代宗實錄曰乙丑皇后召

上既夜輔國元振勒兵捕係皇后丁卯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寅夜元振與輔國夜勒兵捕係皇后是日景寅輔國所害肅宗

紀丁卯直遣詔是日上崩代宗紀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輔國元

振勒使太子入飛龍殿以俟是夕勒兵于三殿收係及朱光輝

馬英俊等丁卯肅宗崩本紀丙寅閑廢使李輔國飛龍殿副使

程元振遣皇后于別殿後越王係兒王間是夜皇帝崩代宗錄唐

歷統紀係傳皆曰段恆俊為馬英俊挾張后以乙丑日召太子迨

夜不至時必知有變矣輔國等妄能待至半夜然後勒兵收係等

肅宗寶應元年

乎蓋收係等在乙丑之夜也今從代宗實錄舊代宗紀新舊傳皆云兇王制贊應元年襲而代宗實錄奪臣議係備之罪云二王同惡其屬姦謀蓋備亦得謀也今從之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

見閣本大明宮詞宮城西面右銀臺門之北有九仙門又北轉東則凌雲門

敘上皇晏駕拜哭

敘自上皇晏駕

後宮中多故不見輔臣

始行監國之命

命太子監國在甲子前而乙丑即有內變既定乃始行

戊辰發

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已巳太子即位

高力士遇赦還

至朗州聞上皇崩號慟歐血而卒

甲戌以皇子奉節王适為天

下兵馬元帥

奉節縣名蜀先主後魚復縣為奉節縣

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

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以內飛龍殿副使程元振為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十餘

人皆流黔中

自朱光輝以下皆大行左右

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

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

曰汝臨賊境

絳州東與河南接界時賊又據河陽河內故云然

輒害主將若賊乘其毀無

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五月庚辰收元振及其同謀

四十人皆殺之其餘黨頗不自安欲謀翻變子儀子晞知其謀選

精兵四千伏甲以防之常持弓警夜不寐者七十日亂機乃息辛

雲京聞子儀殺王元振等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

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壬午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 兗項

寇同官華原 甲申以平盧節度使侯希逸爲平盧青淄等六州

節度使

青淄齊沂密海六州淄州治淄川本漢般陽縣宋僑立清河郡及貝邱縣爲東清河郡隋道淄州以淄水爲名

由是青州節度有平盧之號

乙酉徙奉節王适爲魯王

追尊

上母吳妃爲皇太后后濮州濮陽人父令珪坐事死故后幼入掖  
庭肅宗在東宮李林甫陰構不測太子內憂鬢髮班禿後入謁上  
皇上皇見而惻然因幸其宮顧見庭宇不掃樂器塵蠹乃謂高力  
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臣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娛侍  
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庭衣冠子詔可取  
三人而后在其中因蒙幸忽寢歎不寐太子問之對曰夢神降我  
介而劍決我習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劍痕猶隱然生代宗爲嫡皇  
孫生之三日上皇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姆嫌其陋更取他宮兒以  
進上皇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上皇曰趣取兒來見之大喜向  
日視之曰福過其父上皇還盡置樂器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  
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年十八薨至是

追崇尊號 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爲陝州司馬元載希李輔國

意以罪誣之也 敕乾元大小錢皆一當一民始安之

民不須乾元二品錢

見上卷乾元二年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

知所爲遂城果殺開封劉昌曰

易州有遂城府開封漢縣唐屬倉州故縣在今縣南五十里

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東南

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兵少請南保揚州光弼

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

知吾之眾寡遂徑趣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

之先是田神功既克魏展畱連揚州未還太子賓客尚衡與左羽

林大將軍殷仲卿相攻於兗鄆

考其曰衡上元元年爲淄青節度使此年五月田神功自淄青移兗

鄆六月衡自賓客爲常侍七月仲卿自左羽林大將軍爲兗祿卿而得相攻於兗鄆者蓋衡猶未離淄青仲卿亦在彼雖有新除官

皆未嘗聞光弼至憚其威名神功遽還河南此河南總管仲卿相

繼入朝考異曰舊傳曰朝義乘北邙之勝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兵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州光弼徑赴徐

州以鎮之遣田神功擊敗之又曰初光弼將赴臨淮在道昇疾而

行監軍使以袁晁方授江淮九關兵少請係潤州以避其鋒光弼

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還居揚州

尚勇於仲卿相及於竟帥來瑱旅拒於義陽及光弼輕騎至徐州

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還歸河南衛尉卿來瑱告罷其姓名相

繼赴關後光弼既使田神功擊敗朝義則是神功已還也實錄今

年八月袁晁始陷台州借使當時已授江淮則自光弼在徐州惟

潤州往潤州不得兩道其鋒也今從新書本傳

軍旅之事自決之自餘眾務悉委判官張慘慘音慘又音參慘吏事精敏

區處如流諸將白事光弼多令與慘議之諸將事慘如光弼軍中

由是肅然東夏以甯先是田神功起偏裨為節度使去年六月田神功自平盧

兵馬使節度克哪

留前使判官劉位等於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見光

弼與慘抗禮乃大驚徧拜位等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

亦胡爲不言成神功之過乎光弼之屯徐州也時殿中侍御史穆  
甯佐鹽鐵轉運往埤橋光弼檄取資糧甯以節不至不與光弼怒  
召甯欲殺之或勸甯去甯曰避之則失守亂於我始何所逃罪乎  
卽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眾數萬爲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  
廩不救欲潰我兵耶甯曰命甯主糧者救也公可以檄取乎甯欲  
檄取公兵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  
耳丁酉赦天下免民逋租宿負立皇子益昌王邈爲鄴王天寶  
改利州爲益昌郡延爲慶王迴爲韓王道復庶人王氏爲皇后瑛瑤琚  
皆復其封號來瑱聞徙淮西大懼上言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  
行又諷將吏留己上欲姑息無事壬寅復以瑱爲山南東道節度  
使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

月己未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

行軍司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

自肅宗時李輔國常居禁中內宅

於是道路相賀

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入

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

遣之

考異曰舊傳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闕吏止之曰向父罷相不應復入此門輔國氣憤而言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

歸地下事先帝上猶優語之按此乃對上之語非對闕吏之言也今從唐紀

追廢皇后張氏越王係

充王備皆為庶人

改豫州為蔡州

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為

西川節度使

襄鄧防禦使裴茂屯穀城

穀城漢筑陽縣地晉置義成郡及義城縣隋開

皇十六年廢郡改縣曰穀城以其地有穀城山也

既得密敕即帥麾下二千人沿漢趣襄

陽已已陳於穀水北瑱以兵逆之問其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

命故來伐罪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爾領此何受代

之有因取敕及告身示之我驚惑瑱與副使薛南陽縱兵夾擊大

破之追擒茲於申口

金州而陽縣有申口鎮

送京師賜死

乙亥以通州刺

史劉晏爲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轉運鹽鐵鑄錢等使時元

載兼領度支載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慮損威寵又素與晏相

友善故悉以錢穀之事委之

秋七月壬辰以郭子儀都知朔方

河東北庭潞儀澤沁陳鄭等節度行營

時以歸德澤沁陳鄭爲一鎮以李抱玉爲節度使蓋

抱玉先以陳鄭節度使討賊在行營李光弼卽山之敗抱玉奔齊州陳鄭爲賊所陷朝廷因使之節度歸德沁澤四州及興

平等軍副元帥

封觀軍容使魚朝恩爲馮翊郡開國公飛龍副

使程元振爲保定郡開國公

癸巳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以兵

守要害拒嚴武武不得進

八月桂州刺史邢濟討西原賊帥吳

功曹等平之

己未徐知道爲其將李忠厚所殺劍南悉平 乙

丑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入朝謝罪上優待之己巳郭子儀自

河東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

自安乃哀集肅宗所賜前後詔敕上之因自陳訴曰臣自受恩塞

下制敵行開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劍折殘血霑衣野宿魂驚

飲冰傷骨跋涉難阻出沒死生所仗惟天以至今日先皇曲垂惠

獎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

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味死上進庶煩聽覽雖陛下居高聽卑

察臣不敢但器滿忌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安久妨賢路請解副元

帥節度使之職上撫慰之子儀遂留京師台州賊帥袁晁攻陷

浙東諸州改元寶勝

考與曰柳案正開位歷宋庠紀元通諸皆改元昇國今從新書

民疲於賦斂

者多歸之李光弼遣兵擊晁於衢州

衢州春秋時越姑蔑之地秦以爲太末縣漢分立新安縣

百改信安書置衢州以三衢山名  
昔洪水派山爲三道故曰三衢 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爲雍王

九月庚辰以來瑱爲兵部尙書同平章事知山南東道節度使

乙未加程元振驍騎大將軍兼內侍監進封邠國公 左僕射

裴冕爲山陵使唐置山陵使以宰相爲之議事有與程元振相違者丙申貶冕

施州刺史考異曰代宗實錄載書監韓穎中書舍人到垣喜候星

歷元中待詔翰林承恩大夫與李輔國昵狎時上

軫憂山陵廣詢卜兆穎等不能精慎妄有否臆因是得罪配流嶺

南既行賜死於路初冕爲僕射數論時政遂兼御史大夫充山陵

使以李輔國權重有恩乃奏輔國所親信劉忠爲判

官潛結輔國垣得罪乃連坐周今從舊程元振傳 上遣中使

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庭回紇登

里可汗已爲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可汗宜速

來其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敕書可汗曰我聞唐已無主安

得更有效書清潭曰先帝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

葉護共收兩京者也。且唐歲給回紇絹數萬匹，可汗豈忘之邪？

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

即朔方三交降城。

見州縣皆為邱墟，有輕唐之志。

乃因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眾至矣。京師大

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初毗伽闕，可汗為登里

求婚，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敦。可汗請與懷恩相見。

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

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可汗欲自蒲關入山，沙苑出潼關。

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遭兵荒，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

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洛，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充

軍裝，上策也。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亦不

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度河。

陝州陝縣北有大陽關，黃河津渡之要也。即左傳秦孟明伐晉自茅津渡。

封穀尸之路 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 隋置太原倉在河東界 袁

晃陷信州 信州本吳郡陽縣之葛陽縣陳改葛陽為弋陽唐乾元元年分饒之弋陽屬之當山玉山及割建撫之地置信

州治上饒縣以其旁 下饒州故以名縣 是月太州至陝州二百餘里黃河清澄徹

見底 冬十月袁晃陷溫州明州 溫州永嘉郡治永嘉縣明州餘姚郡治鄞縣今之鄞縣是也

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

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判官給事中李進

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

郭子儀為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節度使僕固

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 絳州絳郡時朔方軍

屯絳州故以懷恩領刺史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

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王戊夜盜入其第竊

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

考異曰舊傳曰盜殺李輔國攜首臂而去統紀曰輔國停於明皇上在東宮聞而頗

怒及踐祚輔國又立功歸於國密令人刺之斷其首棄之國中

又斷其右臂馳祭泰陵中外莫測後杭州刺史杜濟誦於人曰嘗

識一武人爲牙門嘗曰某故有司捕盜滑中使存問其家爲刻木

卽害尙父者今從傳傳

首葬之仍贈太傅

附錄杜陽雜編云肅宗嘗以香玉辟邪二枚賜李輔國各高一尺五寸奇巧絕世其玉之香可

聞數百步雖鎮之於金函石罈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襪拂之則

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終不消歇輔國目置於坐側一日方巾擲

而辟邪一忽大笑一忽悲號輔國驚愕失措而笑者驟然不

已哭者泣然交下輔國乃卒而沒之廁中未幾而薨國死

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

時登里黃懷恩之女俱來故使懷恩母妻詣行營以親結

之雍王适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

陝州之河北也括地志曰陝州河北縣本漢大陽縣

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

得古刀有篆文曰平陸因更名平陸縣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

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軍車鼻曰

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

曰維王天子長子今爲元帥安有中國諸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

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琚韋少華李

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

考異曰代宗實錄云雍王

不敢失禮時人難之時官軍合圍將誅無繼王以東歸之說止之  
又曰會中數騎人駭愕失色雍王正色叱之可汗遂退建中實錄  
曰上堅立不屈此蓋史官  
虛美耳今從舊同統傳 琚少華一夕而死戊辰諸軍發陝州僕

固懷恩與同紇左殺爲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

方鎮表上元元年改陝虢華節

度爲陝西  
節度使

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爲殿自澠池入洛澤節度使李

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畱入

分道並入  
以攻洛陽 雍

王畱陝州

考異曰代宗實錄戊辰元帥兼王帥僕固懷恩等諸軍  
及同統兵馬進發陝州東討畱英乂朝恩爲後殿是日

又詔河東道節度使白澤州  
路入今從唐歷及舊僞義傳 辛未懷恩等軍於同軌

河南永甯縣  
後周之同軌

縣地有  
同軌城

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於諸將刺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

漢兵來宐悉眾與戰若與同統俱來其鋒不可當宐退守河陽以

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

年 崑山之敗河陽懷州皆陷 乙亥官軍陳於橫水

按舊書橫水在洛陽北郊金人疆域 賊眾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於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

同統竝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

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眾而賊陳不動魚朝恩遣射

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

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

牌古謂之楯晉宋之別謂之彭排南方以皮編竹爲之以厚數北人以木爲之

左傳樂祁以楊楯貫嗣 突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

賊眾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填尚書谷

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是日之戰若無

馬麟則事敗矣李光弼見而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  
眾有雄捷如馬將軍者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  
叔冀王伯等承制釋之懷恩畱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  
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鄆  
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畱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  
奔濮州獻誠開門出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  
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爲賊境所過虜掠三月  
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畱其將  
安恪守之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度河懷恩進  
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衛州朝義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  
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

使辭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於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舊唐避諱改為南樂恆陽

節度使張忠志以趙恆深定易五州降於河東節度使辛雲京考

曰舊懷恩賜曰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於李抱玉李實臣以澤恆

定易四州降於雲京代宗實錄曰張忠志以趙定深恆易五州歸

順又曰史思明授忠志內勳嵩楚王之子也禁玉辭抱玉等已進

軍入其營校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

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廷密為之備懷恩亦上

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為青

黃魏密各據所有己丑以戶部侍郎劉晏兼河南道水陸轉運

都使丁酉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恆趙深定易五州賜

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士武俊說寶臣

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關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眾以曲遇直

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後

為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為善擢為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

名沒諾干

為王武俊夷張氏得成應張本

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

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

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 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

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

臨清漢清淵縣後魏改曰臨清唐屬貝州九域志在

魏州北一百五十里

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

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於下博東南

下博漢縣時屬深州

賊大敗積尸擁

流而下朝義奔冀州

考異曰河洛春秋曰朝義戰敗走歸范陽途經衡水僕固瑒領蕃漢兵一十五萬追及朝

義接戰敗之自夏涉秋苦雨陂湖流注河東兵馬使李錫威成德軍將李令崇威統精兵亦革而來王武俊為犄角其漳河及諸津渡

船悉是虜獲朝義遣人致命譴不應領命散羸舟船皆掠盡四  
路俱絕諸將或請戰或請降朝義下悅田承嗣上疏與朝義曰臣  
聞兵勢兩均成敗由將眾寡不敵全滅在權昔劉主破於白帝曹  
公敗於赤壁陸遜黃蓋皆以權道服之今部統之師皆自疲頓主  
客勞倍勞逸力殊若驕而令戰未見其利請用車五十乘于古夏  
康王城北作三箇車營車上皆設棚排側戈為禦每車甲士二人  
持兵而伏隨車子女羅於帳中伺營糧重分列其次營後選二萬  
人布偃月陣凡敵眾寡寡則設此陣左右有險亦設此陣左右奇  
軍亦設此陣各令猛將主之左者東南行右者西南行令去車營  
十里餘營前選精卒五千人布為雁行陣使之接戰不勝則退於  
月陳後前軍既卻敵必至車營愛其珍玩必將攻取俟其兵縱陳  
勢已分然後抱鼓齊鳴前後俱至縱橫奮勇由橋爭先左軍西行  
右軍東邁皆取古城之南令首尾相屬伏兵之發料敵必驚後軍  
之來自然繼絕前後既不相救中軍又逃諸兵服色皆亂不敵何  
待令文景義主左軍達于我處主右軍足下自主中軍若其不捷  
老臣請以弱卒五千為足下右之朝義覽疏大悅因用其計官軍  
敗績喪師三千餘級僕固瑒大震退師數十里由是朝義得達莫  
州朝義既敗官軍威聲復振凡所追集人莫已遠鳩集舟航并連  
牌械先濟輜重後以老弱方以軍南行若有攻擊僕固瑒令吏士  
各頓所部以抗其鋒朝義乃整師徒一時北濟僕固瑒亦運船繼  
背濟遼之今懷恩都知兵馬使辭兼訓兵馬使郝廷玉與田神功  
從舊懷恩傳

辛夷京會於下埔進閣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時

回紇恃功驕橫諸軍莫敢抗希逸部將李懷玉欲以氣折之與其

大酋角逐眾皆牆立而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大酋後懷玉乃

擒其領而批其頰大酋矢液流離眾皆哄然而笑酋大慙回紇自

是沮憚不敢爲暴希逸乃以懷玉爲兵馬使十二月庚申初以

太祖配天地

高祖武德元年制每歲圓丘方丘之祀以太祖景皇帝配高宗乾封二年以高祖太宗並配是時太常卿

杜鴻漸等議以神堯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郊配

天地從之

召前翰林供奉李白爲左拾遺時自己卒白字太白興聖

皇帝九世孫也其生時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旣長

隱岷山州舉有道不就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

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酣歌縱酒號竹

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  
賀知章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曰子謫仙人也白  
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龜換酒與盡醉號爲醉聖言於元宗召見金  
鑾殿白神氣高朗軒軒如霞舉元宗見之大悅白進論當世事奏  
頌一篇元宗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  
時宮中木芍藥盛開元宗與貴妃坐沈香亭子賞之詔選梨園弟  
子之尤佳者得十六部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  
樂而前將發聲爲歌元宗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命龜  
年召白入白時已醉左右以水頰其面頰音誨又音節稍解援筆立成清  
平調三章婉麗精切遂令龜年歌之貴妃酌酒笑頷歌意甚厚元  
宗由是愈愛其才數召宴見嘗侍飲而醉引足令高力士脫鞵力

士素貴恥之他日貴妃詠白詩其中有飛燕竒新妝之句力士進  
曰白以飛燕相比辱亦甚矣貴妃深以爲然後元宗每欲官白輒  
爲貴妃所沮白乃益自放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  
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懇求還山元宗賜金放還白遂浪迹江湖  
終日沈飲嘗月夜乘舟與宗之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顧瞻  
笑傲旁若無人及流夜郎會赦還潯陽時李陽冰爲當塗令白往  
依之及是而卒年六十餘白少與蜀人吳指南爲友指南死於詞  
庭之上白禪服往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  
側數年來觀筋骨尙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徒步負之而趨寢興  
持攜無輟頃刻遂市貸營葬於鄂城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  
巢居數年不迹城市養竒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聲

高忘機如此嘗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及卒

陽冰葬之東麓

剛鑑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白家禁樵採訪其後三孫女在嫁爲民安進止仍有風範

因泣曰先相志在青山頭葬東麓非其志意傳正爲之改葬將改葬二女於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免其夫

家徵後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曼舞舞旭草書爲三絕白嘗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騰蹕眺覽人

詩來搔首問青天巨嶺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漁人襍興疑如隔曉色冰涼也張旭蘇州人嗜酒每

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醉不可復得世呼爲張顛初仕爲常察以有老人陳牒求判兩昔又來旭

怒其煩將責之老人曰親公筆法奇妙欲多得以藏家耳且民亦頗能書也旭因索所藏老人乃盡出其父書旭視之乃天下之奇

筆也自是書法益進旭曰昔始見公主播夫手道又聞雲吹而得筆法後見公孫大娘舞劍器更得其神專其法者惟崔邈顏真卿

云裴曼不即河許人嘗與惠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臣曼乃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解奚大驚遂解圍引去李邕年

者桑上世善歌元宗寵之賜予撫算邕年乃於東都通遠里建堂制度甲於都下後裴曼午橋別墅號綠野堂老卽其堂也祿山之

亂邕年流落江南再遇裴曼諸公必邀飲之邕年一僕聲生客聞之莫不掩泣杜甫嘗贈以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

度嗣正是江南好民  
景落花時即火道君

###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

初名淑後改名豫章宗長子也登遐之後議上廟號曰世宗  
宗廟太廟改曰代宗 在位十七年改元三廣德二年

歷十四

癸寶應二年春正月己卯追諡吳太后曰章敬皇后 癸未以國  
子祭酒劉晏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汴州縣取富  
人膏酒挽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饋取謂之白著人不  
堪命皆去為盜晏乃以官船漕而吏主驛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  
以裨用又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亡  
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 去年加來瑒同平章事 元振  
諧瑒言涉不順王仲昇在賊中以屈服得全賊平得歸與元振善

奏瑱與賊合謀致仲昇陷賊王寅瑱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於路

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

爲諸鎮忌在元振不敢勤王張本

瑱之死也門客四散

掩於坎中校書郎殷亮後至獨哭於尸側貸所乘驢以備棺衾葬

之而去久之上知其爲元振所誣甚愜之及元振放黜乃復瑱官

瑱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

莫州承嗣自請畱守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

出臨行握承嗣手謂曰闔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頓首

流涕朝義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

瑒侯希進薛兼訓等帥眾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戰朝義敗走時

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超

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

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

抱忠對曰天不祥燕唐室復興今既歸唐矣豈可更爲反覆獨不

愧三軍邪大丈夫恥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

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

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

義麾下者竝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

東奔廣陽檀州燕樂縣後魏置廣陽郡後齊廢郡而舊郡名猶存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

至溫泉柵懷新舊書懷恩舊溫泉柵在平州界石城縣東北李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

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

首至京師考異曰河洛春秋曰朝義東沒廣陽郡不受北取潞縣

從潞縣至幽州城東阿婆門外於巫閭神廟中兄弟同被殺縊而死

乃按首與繫奉仙經一日諸軍方知歸莫州城下舊僕固懷恩

傳曰寶應二年三月朔義至平州石城縣溫泉側窮蹙走入長林  
自縊仙使妻弟徐有濟傳其首以獻史朝義傳二年正月李懷  
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款來降梟首至闕下實錄寶應元年十一月  
己亥侯國懷恩上言幽州平河北州縣盡平史朝義為亂兵所戮  
傳首上都舊紀寶應二年十月初北州郡悉平李懷仙以幽州降  
田承嗣以魏州降沈既濟建中實錄二年正月賊將李懷仙擒朝  
義以降山東平唐歷正月甲辰李懷仙擒史朝義梟首獻至闕下  
盡以所俘來降年代記寶應元年十二月己亥侯國懷恩上言史  
朝義為亂兵所殺傳首上都二年正月甲申朝義自縊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按諸軍圍  
廣德元年正月甲申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按諸軍圍  
朝義於莫州已在去年十一月未而河洛存秋云幽城四十日懷  
恩舊傳亦云攻守月餘日然則朝義之死必在今年正月明矣諸  
書皆云朝義此年正月破殺而實錄在元年十一月舊紀因之又  
脫十一月字或恐傳誤以正月為三月甲申正月十日甲辰三十  
日也新本紀蓋據年代記世年代記元年冬十一月己亥朝義死  
亦與實錄同若正月破殺不應十月首又已至長安疑甲申自殺  
甲辰傳首至闕新紀正用年代記甲申至闕為自 閏月己酉夜  
殺日未知何所據今從唐歷以甲辰傳首至京師 閏月己酉夜  
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 癸亥以史  
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那洛貝磁六州節度使 宋白曰磁州本漢  
廣平縣地周武帝

於北置陰陽縣及成安郡隋開皇十年廢郡置磁州唐武德元年  
分相州置磁州貞觀元年州廢併高既得節復表以相州之滏陽  
洛州之邯鄲武安置磁州田承嗣爲魏博德濟瀛五州都防禦使魏州漢魏郡  
地博州漢  
爲東郡城縣德州漢平原郡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  
地隋置德州因安德縣名之改范陽節度使爲幽州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常等迎僕  
使時平盧已陷又兼盧龍節度使  
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開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常等  
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  
授之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  
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  
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備義甯元年分霍邑  
置趙城縣屬晉州比回紇將至燧先遣  
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  
因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

宋史紀事本末 宗寶應二年

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

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四帥謂田承嗣李寶臣李懷信尚外交

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初長安人梁

崇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義有勇力能

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眾心瑱之入朝也命諸將分戍諸州瑱死

戍者皆奔歸襄陽行軍司馬龐充將兵二千赴河南蓋先是來瑱使龐充赴河

南行營會討史朝義至汝州聞瑒死引兵還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充

奔房州崇義自鄧州引戍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為長久

之不決眾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為帥崇義尋殺昭

及南陽以其狀聞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為襄州刺史山南

東道節度留後唐諸鎮命帥未授旌節者先以為節度崇義奏改

唐諸鎮命帥未授旌節者先以為節度

崇義奏改

葬瑱爲之立祠不居瑱應事及正堂 辛酉葬至道大聖大明孝

皇帝於秦陵

秦陵在同州奉先縣東北二十里金粟山

廟號元宗庚午葬文明武德大

聖大宣孝皇帝於建陵

建陵在京北禮泉縣東北十八里武將山

廟號肅宗

夏四月

庚辰李光弼奏擒袁晁浙東皆平時晁聚眾近二十萬轉攻州縣

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伯儀魏州人也 郭子儀數上

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之備

不能用郭子儀之言爲二虜入京師張本

辛丑遣

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於吐蕃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 羣臣

三上表請立太子五月癸卯詔許俟秋成議之 丁卯制分河北

諸州以幽莫媯檀平蒨爲幽州管恆定趙深易爲成德軍管相貝

邢洺爲相州管魏博德爲魏州管滄棣冀瀛爲青淄管懷衛河陽

爲澤潞管

自田承嗣李靈曜相繼叛亂諸鎮所管不復守此制

六月癸酉禮部侍郎華陰

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

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

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幸

帖括者舉人因試帖括括取粹會為一書

唐傳習誦之以幼能就學止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

應試謂之帖括集遞相黨引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猶之挂壁況復

微以孔孟之道責其君子之儒哉是以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

由也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

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

升之於省仕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

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不理國之體

道舉

舉見三百十四卷  
開元二十五年 望與司 上立序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

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竝與綰同至議以為今試學者以帖

字為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聲病謂以平上去入四聲紐而

謂之風流頽敝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倚寓士居鄉土百

無一二必欲復古鄉舉里選竊恐未盡請兼辟學校係桑梓者鄉

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收禮部具餘目以開綰又請置五經

秀才科 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舉管內

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數年間有眾十萬又選其

號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魏牙兵始此迄於梁唐 同華節度

使李懷讓為程元振所譖忌懼自殺乾元元年置陝虢華節度使

上元元年改陝西節度使分

州為同華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一終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一終